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  
第七卷 虎豹變 撰哀文神醫善用藥 設大誓敗子猛回頭

桑榆未晚，東隅有失還堪轉。習俗移人，匪類須知不可親。忠言逆耳，相逢徒費箴規語。忽地回頭，自把從前燕辟收。 右調《木蘭花》

人非聖人，誰能無過？過而能改，便是君子。每怪那不聽忠言的人，往往自誤終身；有勉強遷善的人，又往往舊病復發，豈不可歎可惜。至若勸人改過的，見那人不肯聽我，便棄置了，不能善巧方便，委曲開導；更有那善巧化人的，到得那人回心，往往自身已死，不及見其改過，又豈不可恨可涕。如今待在下說一個發憤自悔、不蹈前轍的，一個望人改弦、及身親見的，與眾位聽。

話說嘉靖年間，松江府城中有個舊家子弟姓宿名習，字性成，幼時也曾讀過幾年書，姿性也不甚冥鈍，只因自小父母姑息，失於教導，及至長成，父母相繼死了，一發無人拘管，既不務生理，又不肯就學，日逐在外遊蕩，便有那一班閒人浪子誘引他去賭場中走動。從來賭錢一事，易入難出的，宿習入了這個道兒，神情志氣都被日沒壞了。當時有個開賭的人叫做程福，專慣哄人在家賭錢，彼即從中漁利。宿習被人引到他家做了安樂窩，每日賭錢耍子。原來宿習的丈人，乃是松江一個飽學秀才，姓冉名道，號化之，因屢試不中，棄儒學醫，竟做了個有名的醫生。初時只為宿習是舊家子弟，故把女兒璧娘嫁了他。誰想璧娘倒知書識禮，宿習卻偏視書文為仇敵，一心只對賭錢擲色其所不辭，扯犢尤為酷好，終日把梁山泊上數十個強盜在手兒裡弄，眼兒裡相。正是：

別過冤家「子曰」，撇下厭物「詩云」。

只有紙牌數葉，是他性命精神。

璧娘屢次苦諫丈夫，宿習哪裡肯聽，時常為著賭錢，夫妻反目。

冉化之聞知，也幾番把正言規訓女婿，爭奈宿習被無賴之徒漸染壞了，反指讀書人為撇腳紅鞋子，笑老成人為古板老頭巾，丈人對他說的好話，當面假意順從，一轉了背，又潛往賭場裡去了。你道賭場裡有什尊卑，憑你世家子弟，一進賭場，便與同賭之人「爾」「汝」相呼，略無禮貌，也有呼他做小宿的，也有呼他做宿阿大的，到賭帳算不來時，大家爭論，便要廝打。宿習常被人打了，瞞著丈人，並不歸來對妻子說。正是：

學則白屋出公卿，不學公孫為皂隸。

習於下賤是賤人，安得向人誇骨氣。

看官聽說：凡好賭的人，如被賭場裡攝了魂魄去得一般，受打受罵總無怨心，早上相毆，晚上又復共賭，略不記憶。只有家裡規諫他的，便是冤家對頭。至于家中日用所費，與夫親戚往來酬酢，朋友緩急借貸，都十分吝嗇。一到賭錢時，便准千准百地輸了去，也不懊悔。端的有這些可怪可恨之處，所以人家子弟切不可流入賭錢一道。當下宿習一心好賭，初時賭的是銀錢，及至銀錢賭盡，便把田房文契都賭輸與人，後來漸漸把妻子首飾衣服也剝去賭落了。璧娘終日啼啼哭哭，尋死覓活，冉化之氣忿不過，與女婿鬧了一場，接了女兒回去。指著女婿立誓道：「你今若不改過，你丈人妻子誓於此生不復與你相見！」宿習全不在意，見妻子去了，索性在賭場裡安身，連夜間也不回來。正是：

賭不可醫，醫賭無藥。

若能醫賭，勝過扁鵲。

冉化之見女婿這般光景，無可奈何，思量自己有個極相契的好友，叫做曲論卿，現充本府總捕廳吏員，「我何不去與他計議，把那開賭的人，與哄騙女婿去賭的人訟之於官？」卻又想自家女婿不肖，不干別人事。欲待竟訟女婿，一來恐傷翁婿之情，致他結怨於妻子；二來也怨風俗不好，致使女婿染了這習氣，只索歎口氣罷了。原來此時門牌之風盛行，不但賭場中無賴做此勾當，便是大人家賓朋敘會，亦往往以此為適興，不叫做門牌，卻文其名曰「角」，為父兄的不過逢場作戲，子弟效之，遂至流蕩忘反，為害不小。冉化之因作《哀角文》一篇以驚世。其文曰：

哀哉角之為技也，不知始於何日。名取梁山，形圖水泊。量無君子，喜此盜賊。以類相求，唯盜宜習。盈至萬貫，縮至空沒。觀其命名，令人怵惕。不竭不止，不窮不戢。今有人焉，耽此成癖。靡問寒暑，不遑朝夕。如有鬼物，引其魂魄。三五成群，不呼而集。當其方角，賓來不揖。同輩謾罵，莠言口出。簡略禮文，轉移氣質。人品之壞，莫此為極。迨夫沉酣，忘厥寢食。雖有綺筵，饑弗暇即。雖有錦衾，倦弗暇息。主人移饌，就其坐側。匆匆下箸，味多不擇。童子候眠，秉燭侍立。漏盡鐘鳴，東方欲白。養生之道，於此為失。況乎勝負，每不可必。負則求復，背城借一。幸而偶勝，人不我釋。彼此糾纏，遂無止刻。悉索敵賦，疲於此役。脫驂解佩，罔顧室滴。屋如懸磬，貧斯徹骨。祭此顛連，未改痼疾。見逐父母，被擯親戚。借貸無門，空囊羞澀。計無復之，庶幾行乞。行乞不甘，穿箭鑿壁。賭與盜鄰，斯言金石。我念此輩，為之涕泣。彼非無才，誤用足恤。我雖不角，頗明角劇。路分生熟，奇正莫測。亦有神理，門筭接脈。何不以斯，用之文墨。或敵或鄰，迭為主客。亦有兵法，虛虛實實。何不以斯，用之武策。人棄我留，隨時變易。難大不貴，惟少是惜。何不以斯，用之貨殖。有罰有賞，斷以紀律。如算錢谷，會計精密。何不以斯，用之吏術。嗚呼噫嘻！爾乃以無益之嬉戲，耗有用之心力。不惟無益，其損有百。近日此風，盛行鄉邑。友朋相敘，以此為適。風俗由之寢衰，子弟因而陷溺。吾願官長，嚴行禁飭。有犯此者，重加罪責。

緬維有宋之三十八人，已為張叔夜之所遏抑。彼盜賊而既降，斯其惡為已革。奈何使紙上之宋江，遭禍反甚乎往昔。

冉化之做了這篇文章，使人傳與宿習看。宿習正在賭場裡熱鬧，哪裡有心去看，略一寓目，便丟開了。說話的，此時宿習已弄得赤條條，也該無錢戒賭，還在賭場中忙些什麼？原來他自己無錢賭了，卻替別人管稍算帳，又代主人家捉頭。也因沒處安身，只得仍在賭場裡尋碗飯吃。冉化之聞得女婿恁般無賴，說與女兒知道。璧娘又羞又惱，氣成一病，懨懨欲死。虧得冉化之是個良醫，服藥調治，又再三用好言多方寬解，方才漸漸痊可。宿習聞知妻子患病，卻反因嗔恨她平日規諫，竟不來看視。

誰知不聽良言，撞出一場橫禍。

時有青浦縣鄉紳鈕義方，官為侍郎，告假在家。因本府總捕同知王法是他門生，故常遣公子鈕伯才到府城中來往。那鈕伯才亦最好賭，被開賭的程福局誘到家，與這一班無賴賭了一日一夜，輸去百多兩銀子，不期鈕鄉宦聞知，十分惱怒，竟查訪了開賭的並同賭的姓名，送與捕廳懲治，宿習名字亦在其內，與眾人一齊解官聽審。王二府將程福杖五十，問了徒罪，其餘各杖二十，枷號一月。你道宿習此時怎生模樣：

一文錢套在頭中，二文錢穿在手裡。二索子係在腳上，三索子縛在腰間。向來一桌四人，今朝每位占了獨桌；常聽八紅三獻，此日兩腿掛了雙紅。朝朝弄紙牌，卻弄出硬牌一大扇；日日數碼子，今數著板子二十敲。身坐府門前，不知是殿坐佛，佛坐殿；枷帶肩頭上，不知是賀長肩，賀短肩。見頭不見身，好一似百老懷下的人首；滅項又滅耳，莫不是王英頂穿了泛供。

卻說捕廳書吏曲論卿，當日在衙門中親見官府打斷這件公事，曉得宿習是他好友冉秀才的女婿，今卻被責被枷，便到冉家報與冉化之知道。化之聽了，心中又惱又憐，沉吟了一回，對論卿道：「小婿不肖，不經懲創，決不回心。今既遭戮辱，或者倒有悔悟之機。但必須吾兄為我周旋其間。」論卿道：「兄有何見托，弟自當效力。」化之便對論卿說：「須如此如此。」論卿領諾，回到家中，喚過一個家人來，吩咐了他言語，教他送飯去與宿習吃。

且說宿習身負痛楚，心又羞慚，到此方追悔前非。正禱惶間，只見一個人提著飯籠走到枷邊來，宿習問是何人，那人道：「我家相公憐你是好人家子弟，特遣我來送飯與你吃。」宿習道：「你家相公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便是本廳書吏曲論卿相公。」宿習謝道：「從未識面，卻蒙見憐，感激不盡。但不知我丈人冉化之曾知道我吃官司否？敢煩你寄個信去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丈人冉秀才與

我主人極相熟的，他已知你吃官司，只是恨你前日不聽好言，今誓不與你相見。倒是我主人看不過，故使我來看覷你。」宿習聽說，垂首涕泣。那人勸他吃了飯，又把些茶湯與他吃了，替他揩抹了腿上血跡，又鋪墊他坐穩了，宿習千恩萬謝。自此那人日日來伏侍，朝殮晚膳，未嘗有缺，宿習甚是過意不去。到得限滿放枷之日，那人便引宿習到家與曲論卿相見。宿習見了論卿，泣拜道：「宿某若非門下看顧，一命難存。自恨不肖，為骨肉所棄，岳父、妻子俱如陌路。特蒙大恩難中相救，真是重生父母了。」論卿扶起道：「兄本簪纓遺賈，且堂堂一表，何至受辱公庭，見擯骨肉？不佞與令岳頗稱相知，兄但能改過自新，還你翁婿夫妻歡好如故。」宿習道：「不肖已無顏再見岳父、妻子，不如削髮披緇做了和尚罷。」正是：

無顏再見一丈青，發心要做花和尚。

當下論卿勸宿習道：「兄不要沒志氣，年正青春，前程萬裡，及今奮發，後未可量。務必博個上進，洗滌前羞，方是好男子。寒舍盡可安身，兄若不棄，就在舍下暫住何如？」宿習思量無處可去，便拜謝應諾。自此竟住在曲家，時常替論卿抄寫公文官冊，筆札效勞。

一日，論卿使人拿一篇文章來，央他抄寫。宿刁看時，卻便是前日丈人做的那篇《哀角丈》。前日不曾細看，今日仔細玩味，方知句句是藥石之言，「惜我不曾聽他，悔之無及。」正在嗟歎，只見論卿走來說道：「宿兄，我有句話報知你，你休吃驚。尊夫人向來患病，近又聞你受此大辱，愈加氣苦，病勢轉篤，服藥無效，今早已身故了。」宿習聞言，淚如雨下，追想「妻子平日規諫我，本是好意，我倒錯怪了她，今又為我而死」，轉展傷心，涕泣不止。論卿道：「聞兄前日既知尊嫂有病，竟不往看。」

令岳因此嗔恨，故這幾時不相聞問。今尊嫂已死，兄須念夫婦之情，難道人殮也不去一送？」宿習哭道：「若去時恐岳父見罪。」論卿道：「若不去令岳一發要見罪了，還須去為是。」宿習依言，只得忍羞含淚，奔到再家，卻被再家丫鬟、僕婦們推趕出來，把門閉了。聽得丈人在裡面罵道：「你這畜生是無賴賭賊，出乖露醜，還想我認你做女婿麼？我女兒被你氣死了，你還有何顏再來見我？」宿習立在門外，不敢回言。又聽得丈人吩咐家僮道：「他若不去，可捉將進來，鎖在死人腳上。」宿習聽了這話，只得轉身奔回曲家。看官聽說：原來璧娘雖然抱病，卻不曾死。還虧再化之朝夕調理，又委曲勸慰道：「女婿受辱，正足懲戒將來，使他悔過，是禍焉知非福。」又把自己密托曲論卿周旋的話說與知道，璧娘因此心境稍寬，病體已漸平復。化之卻教論卿假傳死信，哄宿習到門，辱罵一場，這都是化之激勵女婿的計策。正是：

欲揮蕩子淚，最苦阿翁心。

故把惡言罵，只緣恩義深。

且說宿習奔回曲家，見了論卿，哭訴其事。論卿歎道：「夫婦大倫，乃至生無相見，死無相哭，可謂傷心極矣。令岳不肯認兄為婿，是料兄為終身無用之物，兄須爭口氣，切莫應了令岳所料。」宿習涕泣拜謝。

忽一日，論卿對宿習道：「今晚本官審一件好看的人命公事，兄可同去一看。」說罷，便教宿習換了青衣，一同走入總捕衙門，向堂下側進入叢裡立著。只見階前跪著原、被、證三人，王二府先叫干證趙三問道：「李甲妻子屈氏為什縊死的？」趙三道：「為兒子李大哄了她頭上寶簪一雙，往張乙家去賭輸了，因此氣忿縊死。」王二府道：「如今李大何在？」趙三道：「懼罪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王二府便喚被告張乙上來，喝道：「你如何哄誘李大在家賭錢，致令屈氏身死？」張乙道：「李大自到小人家裡來，不是小人去喚他來的。這寶簪也是他自把來輸與小人，不是小人到他家去哄的。今李甲自己逼死了妻子，卻又藏過了兒子，推在小人身上。」王二府罵道：「奴才！我曉得你是開賭的光棍，不知誤了人家多少子弟，哄了人家多少財物。現今弄得李甲妻死子離，一家破敗，你還口硬麼？」說罷，擲下六根籤，打了三十板。又喚原告李甲問道：「你平日怎不教訓兒子，卻縱放他在外賭錢？」李甲道：「小人為禁他賭錢，也曾打罵過幾次。爭奈張乙暗地哄他，因此瞞著小人，輸去寶簪，以致小人妻子縊死。」王二府道：「我曉得你妻子平日一定姑息，你怪她護短，一定與她尋鬧，以致她抱恨投繯。你不想自己做了父親，不能禁約兒子，如何但去責備婦人，又只仇怨他人，也該打你幾板。」李甲叩頭求免，方才饒了。王二府道：「李大不從父訓，又陷母於死，幾與殺逆無異，比張乙還該問重重地一個罪名，著廣捕嚴行緝拿解究。張乙收監，候拿到李大再審。屈氏屍棺發壇。李甲、趙三俱釋放寧家。」判斷已畢，擊鼓退堂。由論卿挽著宿習走出衙門，仍回家中，對宿習道：「你令岳還算忠厚，尊嫂被兄氣死了，若告到官司，也是一場人命。」宿習默默無言，深自悔恨，尋思「丈人怪我，是情理所必然，不該怨他。」正是：

莫嫌今日人相棄，只恨當初我自差。

過了幾日，宿習因悶坐無聊，同著曲家從人到總捕廳前，看他投領文冊。只見廳前有新解到一班強盜，在那裡等候官府坐堂審問。內中有三個人卻甚斯文模樣，曲家從人便指著問道：「你這三個人不像做強盜的，如何也做強盜？」一人答道：「我原是好人家子弟，只因賭極了，無可奈何入了盜伙，今日懊悔不及。」一人道：「我並不是強盜，是被強盜扳害的。他怪我賴了賭帳，曾與我廝打一場，因此今日拖陷我。」一人道：「我一發冤枉，我只在賭場中贏了一個香爐，誰知卻是強盜贓物，今竟把我算做窩贓。」曲家從人笑道：「好賭的叫做賭賊，你們好賭，也便算得是強盜了。」宿習聽罷，面紅耳熱，走回曲家，思量《哀角文》中「賭與盜鄰」一句，真是確語，方知這幾張紙牌是籍沒家私的火票，逼勒性命的催批，卻恨當時被他誤了，今日悔之晚矣。自此時常夜半起來，以頭撞壁而哭。

論卿見他像個悔悟發憤的，乃對他說道：「兄在我家傭書度日，不是長策，今考期將近，可要去赴童生試否？」宿習道：「恨我向來只將四十葉印板、八篇頭舉業做個功課，實不曾讀得書。今急切裡一時讀不下，如何是好？」論卿道：「除卻讀書之外，若衙門勾當，我斷不勸你做。我亦不得已做了衙門裡人，終日兢兢業業，畏刑懼罪。算來不如出外為商，做些本份生意，方為安穩。」宿習道：「為商須得銀子做本錢，前日輸去便容易，今日要他卻難了。」論卿道：「我有個敝友閔仁宇是常州人，他慣走湖廣的，如今正在這裡收買布匹，即日將搭伴起身到湖廣去。兄若附他的船同行最便，但極少也得三五十金做本錢才好。」宿習道：「這銀子卻哪裡來？」論卿道：「何不於親友處拉一銀會？」宿習道：「親友都知不肖有賭錢的病，哪個肯見托？」論卿道：「今知兄回心學好，或肯相助也未可知。兄未嘗去求他，如何先料他不肯，還去拉一拉看。」宿習依言，寫下一紙會單，連連出去走了幾日，及至回來，唯有垂首歎氣。論卿問道：「有些就緒麼？」宿習道：「不要說起。連日去會幾個親友，也有推托不在家，不肯接見的；也有勉強接見，語言冷淡，禮貌疏略，令人開口不得的；也有假意慇懃，說到拉會借銀，不是愁窮，定是推故的。早知開口告人如此煩難，自恨當初把銀子浪費了。」論卿道：「我替兄算計，還是去求令岳，到底翁婿情分，不比別人。前當尊嫂新亡，令岳正在悲憤之時，故爾見拒。如今待我寫書與他，具言兄已悔過，兄一面親往求謁，包管令岳回心轉意，肯扶持兄便了。」宿習聽罷，思量無門懇告，只得依著論卿所教，奔到再家門首。恰遇再化之要到人家去看病，正在門首上轎。宿習陪個小心，走到轎邊，恭身施禮道：「小婿拜見。」化之也不答禮，也不回言，只像不曾見的一般，竟自上轎去了。宿習欲待再走上去，只見轎後從人一頭走一頭回顧宿習笑道：「宿官人不到賭場裡去，卻來這裡做什？我相公歡喜得你狠，還要來纏帳。」宿習羞得面紅，氣得語塞，奔回曲家，仰天大哭。論卿細問其故，宿習訴知其事。論卿即沉吟道：「既令岳不肯扶持，待我與敝友們相商，設處幾十金借與兄去何如？」宿習收淚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恩勝骨肉。」論卿道：「只一件，兄銀子到手，萬一舊病復發，如之奈何？」宿習拍著胸道：「我宿習如再不改前非，真是沒心肝的人了。若不相信，我就設誓與你聽。」論卿笑道：「兄弟若真肯設誓，明日可回到城隍廟神道面前去設來。」宿習連聲應諾。

次日，果然拉著論卿走到城隍廟前，只見廟門首戲台邊擁著許多人在那裡看演神戲，聽得有人說道：「好賭的都來看看這本戲文。」論卿便對宿習道：「我們且看一看去。」兩個立住了腳，仰頭觀看。鑼聲響處，見戲台上扮出一個金盔金甲的神道，口中說道：「生前替天行道，一心歸順朝廷，上帝憐我忠義，死後得為神明。我乃梁山泊宋公明是也。可恨近來一班賭錢光棍，把俺們四十個弟兄圖畫在紙牌上耍子，往往弄得人家子弟家破人亡，身命不保。俺今已差鬼使去拘拿那創造紙牌與開賭哄人的來，押送陰司

問罪，此時想就到也。」說罷，鑼聲又響，扮出兩個鬼使，押著兩個犯人，長枷鐵索，項插招旗。旗上一書「造牌賊犯」，一書「開賭賊犯」，鬼使將二人推至宋公明面前，稟道：「犯人當面。」那宋公明大聲喝罵：「你這兩個賊徒，聽我道來。」便唱道：俺是大宋忠良，肯助你這醜攢勾當？你把人家子弟來壞了，怎將俺名兒污在你紙上？俺如今送你到陰司呵，好去聽閻王閻王的發放。

唱畢，向裡面叫道：「兄弟黑旋風哪裡？快替我押這兩個賊徒到鄂都去。」道言未了，一棒鑼聲，扮出一個黑旋風李逵來，手持雙斧，看著那兩個犯人笑道：「你認得我三十士麼？先教你吃我一斧！」說罷，把兩個人一斧一個砍下場去。黑旋風亦即跳舞而下。宋公明念兩句落場詩道：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台下看的人都喝采道：「好戲！」諭卿對宿習道：「聞說這本新戲是一個鄉紳做的，因他公子好賭，故作此以警之。」宿習點頭嗟歎，尋思道：「賭錢的既受人罵，又受天譴。既受官刑，又受鬼責。不但為好人所擯絕，並為強盜所不容。」一發深自懊悔。走到城隍神座前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哭拜道：「宿習不幸為賭所誤，今發願改過自新。若再蹈前轍，神明殛之！」諭卿見他設過了誓，即與同回家中，取出白銀三十兩，交付宿習收訖。

次日，便設席餞行，就請那常州朋友閔仁宇來一同飲酒，告以宿習欲附舟同行之意，並求他凡事指教，仁宇領諾。席散之後，宿習拜辭起身，與仁宇同至常州。仁宇教他將銀去都置買了燈草，等得同伴貨物齊備，便開船望湖廣一路進發。也是宿習命運合當通泰，到了湖廣，恰值那專販燈草的客船偶失了火，燈草欠缺，其價頓長，一倍賣了數倍。且喜宿習出門利市，連本利已有百餘金，就在湖廣置買了石膏，回到蕪湖地方，又值那些販石膏的船都遭了風，只有宿習的客船先到，湊在巧裡，又多賣了幾倍價錢。此時宿習已有二三百金在手，便寫書一封，將原借本銀加利一倍，托相知客伴寄歸送還曲諭卿，一面打點就在蕪湖置貨。適有一山東客人帶得紅花數包，因船漏浸濕，情願減價發賣。宿習便買了他的，借客店歇下，逐包打開曬浪，不想每包裡邊各有白銀一百兩。原來這紅花不是那客人自己的，是偷取他丈人的。他丈人也在外經商，因路上攜帶銀兩恐露人眼目，故藏放貨物內，不期翁婿不睦，被女婿偷賣貨物，卻把銀子白白地送與宿習了。當下宿習平空得了千餘金，不勝之喜。更置別貨，再到湖廣、襄陽等處，又獲厚利。正要再置貨回來，卻遇販藥材的客人販到許多藥材，正在發賣，卻因家中報他妻子死了，急欲回去，要緊脫貨，宿習便盡數買了他的。不想是年鄖陽一路有奸民倡立無為教，聚眾作亂，十分猖獗，朝廷差兵部侍郎鍾秉公督師征剿，兵至襄陽，軍中疫病盛行，急需藥物，藥價騰貴，宿習又一倍賣了幾倍。此時本利共三四千金，比初販燈草時大不同了。正是：

丈人會行醫，女婿善賣藥。

賭錢便賭完，做客卻做著。

看官聽說：人情最是勢利，初時小本經紀，同伴客商哪個看他在眼？今見他腰纏已富，便都來奉承他。閔仁宇也道他會做生意，且又本份，甚是敬重。那接客的行家，把宿習當做個大客商相待，時常請酒。一日設酌舟中，請宿習飲宴，宿習同著閔仁宇並眾伙伴一齊赴席。席間有個侑酒的妓女，乃常州人，姓潘名翠娥，頗有姿色。同伴諸人都趕著她歡呼暢飲，只有閔仁宇見了這妓女卻愀然不樂，那妓女看了仁宇也覺有羞澀之意。

仁宇略坐了片刻，逃席先回。宿習心中疑怪，席散回寓，便向仁宇叩問其故。仁宇歎道：「不好說得，那妓女乃我姨娘之女，與我是中表兄妹。因我表妹丈鮑士器酷好賭錢，借幾百兩客債來賭輸了，計無所出，只得瞞著丈母來賣妻完債。後來我姨娘聞知，雖曾告官把女婿治罪，卻尋不見女兒下落。不期今日在此相見，故爾傷心。」宿習聽說，惻然改容道：「既係令表妹，老兄何不替她贖了身，送還令母姨，使她母女重逢。」仁宇道：「若要替她贖身，定須一二百金。我本錢不多，做不得這件好事。」宿習慨然道：「我多蒙老兄挈帶同行，僥倖賺得這些利錢。如今這件事待我替兄做了何如？」仁宇拱手稱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真是莫大功德。」宿習教仁宇去訪問翠娥身價多少，仁宇回報說原價二百兩，宿習便將二百兩白銀交付仁宇，隨即喚鴉兒、龜子到來，說知就裡，把銀交割停當，領出翠娥。當下翠娥感泣拜謝，自不必說。宿習又將銀三十兩付仁宇做盤纏，教他把翠娥送回常州，「所有貨物未脫卸者，我自替你料理。」仁宇感激不盡，即日領了翠娥，拜謝起身。僱下一隻船，收拾後艙與翠娥住了，自己只在前艙安歇。

行了兩日，將近黃州地面，只見一隻大官船，後面有二三十隻兵船隨著，橫江而來。官船上人大叫：「來船攏開！」仁宇便教艄公把船泊住，讓他過去。只見大船艙口坐著一個官人，用手指著仁宇的船說道：「目今寇盜猖獗，往來客船都要盤詰，恐夾帶火藥軍器，這船裡不知可有什夾帶麼？」仁宇聽說，便走出船頭回覆道：「我們是載女眷回去的，並沒什夾帶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那人立起身來叫道：「這不是我閔家表舅麼？」仁宇定睛仔細看時，那官人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鮑士器。當下士器忙請仁宇過船相見，施禮敘坐。仁宇問道：「恭喜妹丈，幾時做了官了？」士器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恨向時無賴，為岳母所訟，問了湖廣黃州衛充軍。幸得我自幼熟嫻弓馬，遭遇這裡兵道老爺常振新愛我武藝，將我改名鮑虎，署為百長，不多時就升了守備。今因他與督師的鐘兵部是同年，特薦我到彼處軍前效用。不想在此得遇表舅。」仁宇道：「妹丈昔年坎坷，今幸得一身榮貴，未識已曾更娶夫人否？」鮑虎揮淚道：「說哪裡話。當初是不肖，不能保其妻子，思之痛心，今已立誓終身不再娶了。」仁宇道：「今日若還尋見我表妹，可重為夫婦麼？」鮑虎道：「雖我負累了她，豈忍棄之？但今不知流落何方，安得重為夫婦？」說罷，揮淚不止。仁宇笑道：「表妹只在此間不遠，好教妹丈相會。」鮑虎驚問：「在哪裡？」仁宇乃將翠娥墮落風塵，幸虧宿習贖身，教我親送回鄉的話一一說了。鮑虎悲喜交集，隨即走過船來，與翠娥相見，夫婦抱頭大哭。正是：

無端拆散同林鳥，何意重還合浦珠。

當下鮑虎接取翠娥過了船，連仁宇也請來官船上住了，打發來船先回襄陽，自己隨後也便到襄陽城中，且不去投見鐘兵部，先同著仁宇到宿習寓所拜謝，將銀二百兩奉還。宿習見了鮑虎，聽他敘述中情，不覺有感於中，潸然淚下道：「足下累了尊嫂，尚有夫妻相見之日，如不肖累了拙荆，已更無相見之日矣！今不肖亦願終身不娶，以報拙荆於地下。」鮑虎詢問緣由，宿習也把自己心事說與知道。兩個同病相憐，說得投機，便結拜為兄弟。

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惜斷腸人。

次日，鮑虎辭別宿習，往鐘兵部軍前投謁。鐘公因是同年常兵備所薦，又見鮑虎身材雄壯，武藝熟嫻，心中歡喜，便用為帳前親隨將校，甚見信用。鮑虎得暇便來宿習寓所探望。此時軍中疫病未息，急欲得川芎、蒼朮等藥關邪療病，恰好宿習還有這幾件藥材剩下，當日便把來盡付鮑虎，教他施與軍士。鮑虎因即入見鐘公，將宿習施藥軍中，並前日贖他妻子之事細細稟知，鐘公道：「布衣中有此義士，當加旌擢以風厲天下。」便令鮑虎傳喚宿習到來相見。那時宿習真是福至心靈，見了鐘公，舉止從容，應對敏捷，鐘公大悅，即命為軍前監計同知，換去客商打扮，儼然冠帶榮身。正是：

我本無心求仕進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宿習得此機遇，平白地做了官，因即自改名宿變，改號豹文，取君子豹變之意。

過了一日，軍中疫氣漸平，鐘公商議進兵征討。先命宿變往近屬各府州縣催糧草濟用。是年，本省德安府雲夢縣饑荒，錢糧不給，宿變催糧到縣，正值縣官主任，本縣新到一個縣丞署印。那縣丞正苦縣中饑荒，錢糧無辦，不能應濟軍需，卻聞有監計同知到縣催糧，心中甚是惶急。慌忙穿了素服，來至城外館驛中迎接，見了宿變，行屬禮相見。宿變看那縣丞時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曲諭卿。他因吏員考滿，選授雲夢縣丞，權署縣印，那時只道催糧同知喚做宿變，怎知宿變就是宿習？當下望著宿變只顧跪拜，宿變連忙趨下座來，跪地扶起道：「恩人，你認得我宿習麼？」諭卿仔細定睛看了一看，不覺又驚又喜。宿變便與並馬入城，直進私衙中，敘禮而坐。諭卿詢問做官之由，宿變將前事細述了一遍。諭卿以手加額道：「今日才不負令岳一片苦心矣。」宿變道：「岳父已棄置不肖，若非恩人提拔，安有今日？」諭卿道：「大人誤矣。當日府前送飯，家中留歇，並出外經商時贈銀作本，皆出自令

岳之意，卑職不過從中效勞而已。

令岳當日與卑職往來密札，今都帶得在此，大人試一寓目，便知端的。」說罷，便取出再化之許多手書與宿變觀看。宿變看了，仰天大哭道：「我岳父如此用心，我一向不知。恩深似海，恨無以報。痛念拙荊早逝，不及見我今日悔過。」論卿道：「好教大人歡喜，尊夫人原不曾死。」宿變驚問道：「明明死了，怎說未死？」論卿把前情備細說了。宿變回悲作喜，隨即修書一封，差人星夜到冉家去通報。

論卿置酒私衙，與宿變把盞。飲酒間，論卿說道：「目下縣中饑荒，官糧無辦，為之奈何？」宿變道：「欲完官糧，先足民食。民既不足，何以完官？」論卿道：「民食缺乏，只為米價騰貴之故，前日已曾拿兩個高抬米價的懲治了，只是禁約不住。」宿變道：「尊見差矣。本處乏糧，全賴客米相濟，若禁約增價，客米如何肯來？我今倒有個計較在此。」便自出橐中銀五百兩，教論卿差人星夜去附近地方收糴客米，比時價倒增幾分。於是客商互相傳說，都道雲夢縣米價最高，販米客人一齊都到本縣來。客米既多，時價頓減。宿變乃盡出橐金，官買客米。令論卿殺牛置酒，款待眾米商，要他照新減之價更減幾分發糴，一時便收得米糧若干。將一半賑濟饑民，一半代論卿解充兵餉，百姓歡聲載道。鐘公如期進兵，多虧宿變各處催趨糧草接濟，士氣飽騰。正是：

先之以藥，繼之以餌。

醫國國安，醫民民起。

商人今作醫人，不愧冉家半子。

鐘公統率足食之兵，進剿亂賊，勢如破竹。倡立邪教賊首，被鮑虎殺戮。其餘烏合之眾，逃奔不迭的都被生擒活捉。鐘公對宿變道：「所擒賊眾，多有被賊劫擄去誤陷賊中的，應從寬釋。汝可為我細加審究一番，就便發落。」宿變領命，便坐公衙，將所擒賊囚一一細審，隨審隨放。次後審到兩個同鄉人，一個叫薄六，一個叫做堵四，看這二人，面龐好生廝熟，細看時，記得是前番在捕廳門首所見的盜犯，那薄六便是說被盜扳害的，那堵四便是說誤取盜贓的。宿變問他何故陷入賊黨，二人告道：「小人等當蒙捕廳問罪在獄，適有別犯越牢，小的兩個乘勢逃出獄門，躲離本省。不想遇了賊寇，被他捉去。」宿變道：「當日與你同解捕廳的，還有一個人，卻怎麼了？」兩人道：「那人受刑不過，已斃獄了。」宿變道：「論你兩人私逃出獄之罪，本該處死，姑念同鄉，饒你去罷。」兩個拜謝去了，末後審得一個同鄉人，叫做李大，問他何故從賊，李大道：「為賭輸了錢，連累母親縊死，被父親，告在總捕廳。因懼罪在逃，不想途中遇了亂賊，捉去養馬。」宿變道：「當日哄你去賭錢的，可是張乙麼？」李大道：「正是張乙。」宿變道：「你這廝陷母於死，又背父而逃，是個大逆不孝之子。現今本處捕廳出廣捕拿你，我今當押送你到本處，教你見父親一面而死，且好與張乙對質，正其誣害人之罪。」說罷，便起一角公文，差人押送李大到松江總捕廳去了。正是：

天理從來無爽錯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宿變審錄賊犯已畢，回覆了鐘公。鐘公即日拔寨班師，奏凱還朝。上表報捷，表中備稱宿變與鮑虎功績。宿變又懇求鐘公於敘功款項中，帶入曲論卿名字。朝廷降旨：升鐘秉公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，宿變特授兵部郎中之職，鮑虎升為山東濟南府副總兵，曲論卿實授雲夢縣知縣。

命下之後，宿變即上本告假，馳驛還鄉。一路經過府州縣，各官都往來拜望。不則一日，路經常州，宿變具名帖往拜常州太守。那太守出到賓館與宿變相見，宿變看那太守時，原來就是松江總捕同知王法，當下王公便不認得宿變，宿變卻認得是王公。正是：

今為座上客，昔為階下囚。

難得今時貴，莫忘昔日羞。

二人敘禮畢，宿變動問道：「老公祖舊任敝郡，幾時榮升到這裡的？」王公道：「近日初承乏在此。」宿變道：「治弟前在軍中，曾獲逃犯李大，押送台下，未識那時台駕已離任否？」王公道：「此時尚未離任，已將李大問罪，結過張乙一案。不想來到此間，卻又有一宗未結的公案，係是婦人潘氏，告稱伊婿鮑士器，為賭輸官債，賣妻為娼，並告張乙同謀，當初攬掇鮑士器借客債也是張乙，後來攬掇賣妻為娼也是張乙，今鮑士器已經問罪發配，張乙卻在逃未獲。原來這張乙本是常州人，因犯罪逃至松江，又在那裡開賭害人，十分可惡。學生前日已行文舊治，吊取他來，斃之杖下了。」宿變點頭稱快。當下別過王公，便到閔仁宇家拜望了一遭。隨後王公到船答拜訖，即開船而行。

舟行之次，聽得有叫化船上，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叫喚，求討殘羹冷飯。宿變怪她聲音廝熟，推開吊窗看時，認得是開賭的程福之妻，因向日在他家住久，故此認識。原來程福自被王公問徒發驛，在路上便染病死了，妻子孤身無靠，只得轉嫁他人。誰知又嫁了個不成才的，遂流落做了乞丐。當下宿變喚那婆子來，問知備細，嗟歎不已。正是：

東邊關事西邊補，前報差時後報真。

宿變回到松江，便到冉家，見了丈人，哭拜於地道：「小婿不才，荷蒙岳父費盡苦心，暗地周全，陽為擯絕，幾番激厲，方得成人。此德此恩，天高地厚。」冉化之答拜道：「賢婿前窮後通，始迷終悟，也是你命運合該如此，老夫何力之有？」說罷，請出女兒璧娘來，與女婿相見。二人交拜對位，各訴別後衷曲，再敘夫婦之情。正是：

既知今是，始悔昨非。前日只顧手中的宋江、武松，那管家裡的金蓮、婆惜；今日忽然謝別了雷橫、史進，不至屈死了秀英、交枝。前日幾為魯智深，險些向五台山皈依長老；今朝喜會紅娘子，不致如小霸王空入羅幃。前一似林衝遠行，不能保其妻子；今何幸秦明歸去，依然會著渾家。若還學那攘臂下車的晉馮婦，捉老虎猶念千生；今既做了素服郊次的秦穆公，順風旗不思紅萬。百老原為短命郎，前日幾被活閻羅送了性命；四門本有都總管，今朝還讓晁天王鎮住妖魔。聖手書生的揮毫，寫不出《哀角》一篇文章；玉臂匠人的篆刻，印不就戒賭一段心腸。裴孔目鐵面雖嚴，不如曲論卿的周旋為妙；安道全神醫無對，豈若再化之的術數尤高。直教立誓撇開八葉去，遂使無心換得五花歸。

次日，宿變備了禮物，到曲論卿家拜謝。此時論卿在任所未歸，宿變再三致謝他家內眷，又將錢鈔犒賞曲家從人。過了一日，閔仁宇來答拜，並拉著初時這幾個同伴客商來賀喜，宿變置酒款待，因說起鮑虎之事，宿變對冉化之道：「岳父這篇《哀角義》勸醒世人，造福不小，當即付梓，廣為傳佈。」化之依言，便刻板發印，各處流傳。

宿變與親友們酬酢了幾時，到得假限將滿，攜了妻子，並請丈人一同赴京。路經山東濟南府，正是鮑虎的任所。鮑虎聞宿變到，親自出城迎請他一家老少，都到私衙相敘，就教妻子翠娥，並丈母潘氏出來拜謝。歡宴了幾日，宿變辭別起身，鮑虎親送至三十里外，灑淚而別。宿變到了京師，那時的京中新推升的禮部尚書便是青浦縣鄉紳鈕義方，他偶從那裡見了這篇《哀角文》，十分稱賞。原來前日那本戒賭的戲文就是鈕義方做的，與化之正有同心。他訪知這篇文章是兵部郎中宿變丈人冉化之所作，又曉得化之現在京師，便發名帖，邀請化之到來相會。敘話間，問起化之原係儒生學醫的，便道：「先生具此美才，豈可老於牖下。」兩個說得投機，治酌留飲，喚出公子鈕伯才來相見。飲至半酣，鈕公對化之道：「賭錢場中不但扯牌，還有擲色，其害更甚。愚意欲再作一篇《戒擲戲文》，先生高才，乞更一揮毫。」化之欣然允諾。便教取文房四寶過來，走筆立就。其文曰：

吁嗟乎！賭之多術，其端不一。既有八張，又有六色。

六色之害，視角甚焉。呼盧呼雉，轉盼蕭然。庶幾宴飲，用佐觴政。自酒而外，用之則病。或云此戲，從古有之。我思古人，大異今茲。桓溫善算，博則必得。知其用兵，百不失一。問君之智，何如於溫。苟或不及，此好當懲。劉毅慷慨，一擲百萬。敵人塞心，雄豪是患。問君之膽，何如於劉。苟或不及，此好當休。壯哉袁君，脫其破帽。掉臂一呼，人識彥道。問君之技，何如於袁。苟或不及，此好當捐。擲骰子矣，萊公雅量。俯鎮人民，仰安君上。問君之度，何如於萊。苟或不及，此好當裁。我願父兄，戒厥弟子。防閒必嚴，毋習於此。禁之不聽，伊教之疏。何以治之，是在讀書。

化之寫完，鈕公接來看了，極口稱贊道：「此文與《哀角》一篇並臻絕妙。先生這兩篇妙文，當得兩服妙藥。他人之藥，只藥身病；先生之藥，能藥心病。忠言苦，能藥人於既病之後；潛消默奪，又能藥人於未病之前。只看撰文之精，便知用藥之妙。」說罷，即以此文付與公子觀看，教把去立時發刻，與《哀角文》一並行世。當晚鈕公與化之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便上一疏，特薦儒醫冉道文才可用，奉旨冉道特授為翰林院撰文中書兼太醫院醫官。化之謝了王恩，隨即同著宿變往謝鈕公，自不必說。後來宿變官至卿貳，化之亦加銜部郎，翁婿一門榮貴。女婿未嘗學醫，偏獲藥材之利。丈人已棄儒業，卒收文字之功。正是：

遇合本非人所料，功名都在不意中。

看官聽說：人苦不能悔過，若能悔過，定有個出頭日子。那勸人悔過的，造福既大，天自然也以福報他。奉勸世人，須要自知我病，切莫諱疾忌醫；又須善救人病，切莫棄病不治。

〔回末總評〕

淋淋漓漓，為敗子說法。悲歌耶？痛哭耶？晨鐘耶？棒喝耶？能改過者，善補其闕者也；能勸人改過者，善補人闕者也。自補其闕、與補人之闕，皆所以補天之闕。一《哀》一《戒》，兩篇妙文，便當得一片女媧石。